金壘子

合雕子十下箴卷之四十二

明上虞陳　降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五　輯

計吏以廉

計吏以廉蔽之矣。蔽宰相以廉未盡也。雖然。一廉而天下士大夫蒙福天下蒼生寔蒙福矣

猶究貪賢之清

清畏人不知。人情也。有清畏人知之者矣貪畏人知猶人情也。有貪不畏人知之者矣。楊震之貪畏我

知胡質之清畏人知

留犢事。徵于古三焉。一是漢建安中。時苗爲壽春令乘薄笨車黃牸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日。令來時本無此犢。此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一是晉羊祜兄子篇。歷官清愼。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一是王遜爲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爲郡所產。以還官也。此圖不知誰指。大率世知有壽春事。此爲苗壽春亡疑

耳。壽春平生大節。不特此一事此一事則當時已根縮於群吏之言。逮元太祖閱之笑曰。彼官生子亦肯留否則甾之心事。蓋漏於是矣

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鞫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爲也。聞者皆感激自勵。余謂吏以理民也朘民肥已。奚理爲。夫明法以馭吏貪則去之。若以人皆有希望高位之心。將諱其惡以盈其貫。是習隼于高墉縱狼于牧圍也可乎。彼侵欲無後。不可

清吏多酷

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聖王之世謂之饕餮投諸四裔又何啻于錮袁公盛德蓋有廉頑之風焉不然未有不宿蠹長姦也或曰漢法贓吏錮及三世礉矣袁公以爲甚之而有不忍也曰甚其法爲一言于朝蠲之若陳伯始乎甚朝廷之法而至于廢法以中情抑末也巳

清吏多酷怙節也能吏多酷怙才也怙節者矜其名以爲於人不撓可以任情獨肆怙才者急其功以爲與人無借可以樹威倚辨故其流皆迄至焉余

商之蠹

墨子見書逢君

見酷吏傳冠庫狄士文者可以謂之清矣若趙仲卿者可以謂之能矣而皆暴於猛獸故云

寧士不遇毋吏寧農不獲毋商噫猾胥貪竪何涯哉竪蠹財蠹民者也猾胥蠹法蠹官者也

墨子儉嗇而非樂其說曰民用樂器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笙竽衣食之財安可得乎故之朝歌而不入者惡其名也其見荊王也則衣錦而吹笙是將諧時好違本情矣君子曰墨子見其君徒見其君而已乎曰將以行志也夫墨子以儉爲其道豈

以儉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見其君先之以奢是以其所賤事君也彼衣褐於漢廷者不易鮮操瑟于齊門者不徙技道固重乎始達焉如墨子者將何以終之

鼓盆而歌荷插而隨嘉死而輕生也夫嘉死而輕生與貪生而懼死俱未離乎生死之域至鑿坏而遯負石而沉羞富貴而樂貧賤也夫羞富貴而樂貧賤與厭貧賤而慕富貴俱未脫乎富貴貧賤之畛耳

[illegible]

陳蕃設榻

度尚礼淳于甚

翟公罷廷尉，則門可張雀網。公孫賀、劉屈氂任丞相，則館壞為馬廄。士常昔公卿於衰勢，公卿常棄士於盛時，故當兩失之也

陳蕃為樂安太守，以郡人周璆（仇）賢，特為罷一榻，去則縣之。及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稺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度尚為上虞長，民故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見，主簿白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迺見

孟嘗隱處窮澤

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見袁宏後漢紀此吾邑之故而邦君下士邑士尊德有足尚者

孟嘗爲合浦太守以病自上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尚書同郡楊喬前後八上書表其賢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喬烏傷人也今上虞縣東地名孟闢相傳是合浦太守故宅宅西一里有楊喬巷豈楊公慕德依仁曾就公居止爲百餘家之一耶曰隱處窮澤者此時尚不爲縣縣在今百官晉孫恩之亂始遷今縣故

王充奇班固

漢季吾虞多賢

也

謝承漢書曰。班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父彪曰。此兒必記漢事。孟堅一部漢書。充能見之成童時也

會稽典錄。虞忠翻第五子。宜都太守。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齔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始。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遷在當時爲著聞之士。今生百世之後。文籍荒落。風蹟斷盡。鄉里晚學。不足以羅識矣。然於此益嘆漢季吾虞之多賢。魏氏太宗

之有人也世說魏隱兄弟少有學義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悅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注引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遇黃門郎云

宋公景濂序黃學士日損齋筆記謂宋景文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攷古雜說析爲三門而上虞李衎指其瑕疵者七條今按衎自識七條云寳慶三年。四月初吉謹書理宗即位之次年也。今亦莫詳其世系出處然可謂博雅矣又公集中。有上虞

韋貫之不爲裴均銘

溫璭不苟銀灯檠

魏仲爽嘗爲公說嚴宗爽事宗爽餘姚人公因爲

小傳仲爽亦好古樂善者流與

裴均子持萬縑請韋貫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盖鄙之耶有謂文人麤稾金多諛墓中人得焉宜皆背汗於貫之矣

溫璭五代時燕人以儒學著稱與馮道少相善爲幽州從事郎中經兵[illegible]賣漆燈檠於市者璭以爲鐵也百錢買之家人用然燈燭因施拂拭迺知銀也璭憫然曰此不義之物安可寶爲訪其賣主而

崔棁誤取孔英

還之。王曰其自不識珍奇。粥於街肆。郎中原加酬直。又非強買。不敢復收。璉固還之。王乃別賣得五萬錢。將其半謝璉。璉終不納。施於僧寺。后璉官至尚書侍郎。見耳目記。璉固難能。彼賣者亦非常人也。然施於僧寺。不若施諸顛連無告者耳

五代桑維翰爲相。命崔棁知貢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時所惡。棁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尊貴而語簡。謂棁曰。孔英來矣。棁不諭其意。以爲維翰以孔英爲言。逕考英及第。人出處有命。且或有因禍

張養浩不受進士謝

以爲福者。廼梲之詔維翰至聽於無聲可喩也

元祐初設進士科。以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奚勞謝爲。此科目中一段盛事也

發第發資

張詠郡舉進士第一。以張覃宿儒與寇準皆嘗郡將共薦覃居首。薛奎舉進士第一。廼推與里人王巖而處其下。李常擢第。歷宣州觀察使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豊胤登第。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虞

廉不受餽

爭名利於朝市

公輸以母嘗巧

正欲薦之幽辭曰韋司錄毋老請先之正敬嘆服

楊大雅遭風覆舟遇拯得活不受丁謂贈衣陳無已

不着趙挺綿襖至於凍死皆可能也劉道原不受

司馬溫公衣襪徐節孝不受胡安定餽食不可能

也

人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也不然爭利者於朝爭

名者必於山林矣

王充論衡世傳魯般巧亡其母言般爲母作木車馬

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

史記慎書堯前事

丙

毋因極辨之。余以事之誕妄。無足庸辨。偶讀記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乃悟般以巧亡其母之說。以其母以嘗巧之言誤之也。要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古有之也因書以發一笑

太史公云。尚書但傳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紀五帝顓頊以下。但書

嵗黃帝書崩又書葬蓋慎之也其有感于建元來海上言事之紛紛矣

封禪書獲一角獸蓋麟云不日獲慶漢書五行志有如日夜出不日日夜出觜書李景傳景府井中發上生花如蓮不日生蓮花

學猶飲河

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傳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不韋以乱臣作春秋

文中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孔子作春秋而門人不能贊一詞服人之心者也呂不韋作春

秋。而國人不能損一字。服人之言者也。孔子作春秋以懼亂臣。呂不韋乃以亂臣作春秋。將誰懼哉

曹沫豫讓之傳於刺客。太史公之卓識也。滑稽之有西門豹褚先生之謬也

王莽以井田靈臺辟雍擬周公。楊雄以法言太玄比孔子。王莽周室之楊雄也。楊雄孔門之王莽也

荀卿知孔子不知孟子。蘇軾知周子。不知程子。涑水司馬公不知孟子。劉元城先生不知程子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荀卿知孔不知孟

蔡邕陳蕃不密取禍

成嗟夫夫圖事之幾微君可不愼乎。漢蔡邕被召對金商門也。曰願寢臣章。毋死盡忠之吏受怨姦佹。已而更衣竊視。旋被髡鉗之禍。此君不密而失臣之效也。陳蕃請除諸常侍。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嫉之。已而拔刀突入。甘受殞軀之僇。此臣不密而失身之效也

與仁同功同過

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孔文舉爲壯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而色無憔悴。文舉刑之。斯與仁同功者與。又一

不可與言者自毀伐

人毋病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數麥以進

文舉卒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耕。勿復盜也。斯與仁同

過者與

孟子曰。不仁者而可與言哉。不仁者而可與言。則何

亡國敗家之有。夫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嗟夫。雖其君至狂。孰有自毀自伐

者乎。惟不可與言。而至於毀且伐。是亦自毀自伐

之已耳。又曰。自暴者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不足

與有爲也。嗟夫。雖其人至愚。孰有自暴自棄者乎。

性不足與言而至於暴且棄是亦自暴自棄之巳耳蓋知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者桀也列子楊朱篇 知足以距諫辨足以飾非者紂也斯二王者非無敏慱喬捷之才也而獷然不懼以行其惡此獨夫之雄也此自毀自伐者也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者跖也鶡冠子陸農師注 其談說足以飾邪熒衆其強禦足以逐是獨立者少正夘也斯二子者非亡辨知聰達之名也而彼然不返以行其僞此姦人之靡也此自暴自棄者也

處得處失

盜財竊美

不盜稅者盜土田

邵子曰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矣以爲此善處得失之際也

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顏氏家訓曰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小荀子曰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不可盜况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矣信斯言也豈畫野分井古之田雖尺寸不可盜耶盜跖不能盜田尺寸而今之盜者豈特尋丈之間

荊公不欲士制命

而已或黍禾積於倉而升勺之稅不登于官也非盜士田者哉又豈必盜跖哉

春秋楚王謂廷尉曰前有老王而不踰後有儲王而不屬矜矣是吾守法之臣也三國魏邢原云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本此余謂丞老君之世子已操非危國之冢宰乎原見一蔽一也

管子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王威下係於人也王荊公曰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荊公之言管子之言也

笑林謂楚人居貧讀淮南方有云得螳螂伺蟬自鄣葉可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復能別乃掃取數斗一一以葉自鄣問其妻見我不妻始但荅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紿曰不見於是竊嘉齎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爲市吏所縛此語本昔人白撰以資捧腹今按晉桓玄嘗以一柳葉紿顧愷之曰此螳螂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得之而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用珍之

則實事矣。事見晉書。裴筆至此。宋晁氏譏其叢冗不誣也

耳視目食

南宋周朗上書曰。一體炫金。不及佰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衣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著衣也。宋司馬温公迂書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耳視色目

食味檜亭實錄著衣說人情通慼語甚奇。

子華子云。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又後漢張奐與延篤書云。兒輩所讐。中爲馬循所困。直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耳。今按韓退之作柳子厚墓志云。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

死不相背負直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全是㬵合兩書成文渾然亡跡

唐楊植許由廟碣云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宋范文正公作嚴子陵祠堂記遂略化此語云非光武無以遂先生之高非先生無以明光武之大也夏覺道切又胡康侯嘗云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

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忘埶則昌予竊壯其議論甚偉可誦近讀申鑒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王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大后之申意而怨

於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忘。而秦無怨尤故人王以義申也。乃知胡先生之論取此

朱耶赤子

泥存中評表句云。自朱耶之狠狽致赤子之流離不特朱對赤。耶對子。而狠狽二獸名。亦對流離二鳥名。極贊其工。然五代梁。嘗使盧汝弼移檄討李克用。其文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汝弼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則前人詩句已犯師兄矣。恐亦其造語有本也。唐子西硯銘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歲計唐居書百官

志稱壽三千年。檀壽五千年。孫壽七千年。考功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莊子桑庚篇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嘆。魏書文帝詔群臣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俗語云。三代仕宦學得著衣吃飯。太平御覽曰禾實於野。黍斂於倉。今風水家曰木華於山。栗芽於室。古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晉史云

葺宇重軒之下。旄林連榻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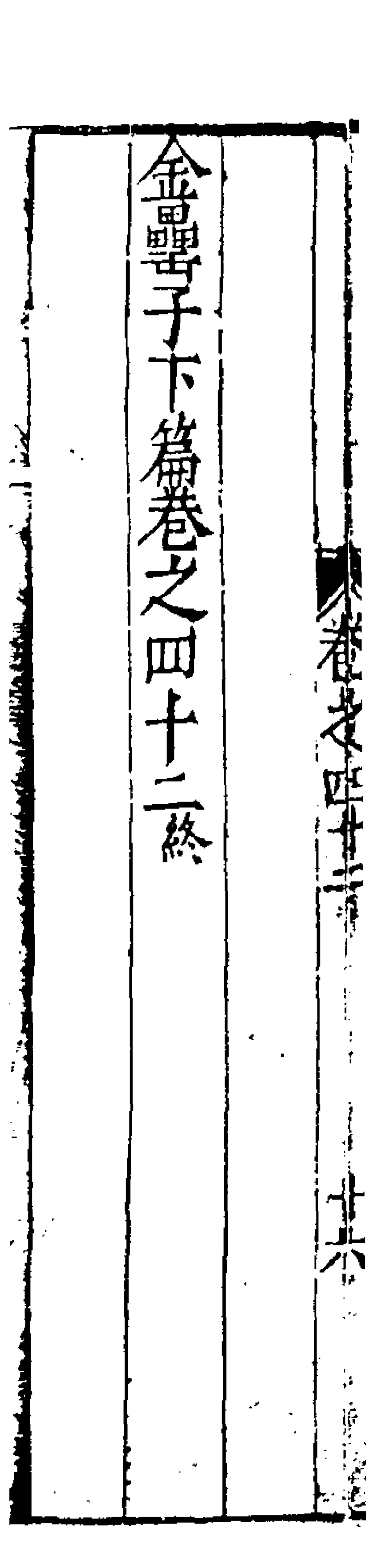
劉子新論。北齊劉晝著。宋太史嘗讀其書。至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三復而爲之流涕。蓋悲夫一生而有萬傷之謂。其言立也。然此非劉子之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見於亢倉子矣。全道篇　亢倉子。或曰後人贋爲之以附於莊子之所謂庚桑楚氏。曰唐天寶初。王士元所撰獻。然此數語。寔始見於呂覽之本生篇

好文求新

唐徐伯彥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鶠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兎爲魄兎。進士効之。謂之澁體。見唐詩紀事。以今觀之。殊足資捧腹也。

巢由拜馬首

宋郭昱好爲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世迺有拜馬首巢由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二終

報私恩者盡公義

[illegible]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三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司馬温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其爲臣必不忠。秦淮海先生曰。人臣能報私恩。然後能盡公義。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

五世相韓。分之深。誼之重。及乎韓亡。存於必報。張子

房之忠也五世相漢。袁因而自爲。紹與術之所以爲賊也

忠臣子不盡異姓

國亡矣。而自以其忠臣之子。不事異姓者。王裒也國亡矣而自以其功臣之孫。不事異姓者。陶潛也國亡矣。而以忠臣之子。功臣之孫。毀面而事其仇人者。諸葛京也。吁。不忝前烈乎 京諸葛瞻之次子尚之孫也漢亡瞻與長子尚俱死事獨京事晉爲郿令官至廣州刺史

[illegible]

徐敬業世勣之子。李湛義府之子。許遠敬宗之孫。盧

盧氏世德杞獨奸邪

子刲股不知女割髮

元輔杞之子。氣類。橋梓也。志忠邪。則坐薰蕕又也

盧杞祖懷愼。唐名宰相。父奕。忠臣。子元輔。仕至兵部侍郎。史稱其端靜介正。克紹祖烈。可謂世德。而一代奸邪。乃獨杞耳

或問女子截鼻割髮以全貞。人子刲股刈肝以爲孝。同乎。曰截鼻割髮。女子率其貞而爲也。不愛尺寸之膚以養大也。刲股刈肝。毀親遺體。無益於親。而衹自爲名耳。曾是以爲孝乎。故皇極之世勿旌

唐林攢。泉州人。母亡。自埏甓作塚。廬其右。有白烏集。

林攢以孝擅名

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廉實。會露晞。攢哭曰。天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降。烏亦回翔。夫烏來則去露降而晞。非異也。斯何足為禍。而攢哭之。豈畏物色之將不吾及耶。是以死毋傳名。吾無取焉爾

搏虎救父母

唐韓滉為宣歙觀察使。有老婦拾橡聚間。猛獸將噬焉。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毋子俱免。又許坦者。年十歲餘。父入山林採藥。為猛獸所噬。即呼號以杖擊之。獸奔走。父以得全

水經注云。上虞縣東北。有孝子楊威。毋孝。威少失父

[illegible]

嫠節

貞姜伯姬不避水火

二女憂太子

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於英獸乎

嫠有不恤緯而憂周之傾。有紡焉以度。而秉[illegible][illegible]之亂思圖其君。忠也。志雪其夫。節也

楚貞姜之不下臺。而水死。待君也。宋伯姬之不下堂。而火死。待姆也

魯漆室女倚楹而嘆曰。君老不立太子也。楚國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吁此

莫錢智不逮一婦

妬婦不欲夫富六八

莫非天下事也。逦徒區區一二女子憂乎

陶朱公逃貴得富。謂其貴之足以殺身也。孰知富之亦足以殺其子耶見史記　申鑒曰。陶朱既富室妾悲號。雖莫詳其事所出。然明於損益屈信之數矣知乃不逮一婦人矣

夫婦之道。榮耻共之。然至於妬。則有不願其夫之富貴者。春秋衛人有夫婦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是不欲其夫之多得布也。推此則終其身貧固可耳。

三國魏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當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琰富貴。將更取妾而奪己愛。是不欲其夫之功封侯也。推此則終其身賤而可耳。吁亦人情耶

列女取才高行秀者

書後漢列女傳。范曄云。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宜其取董祀妻也。袁隗妻亦詞辨詘其夫。然何取於清淑哉。曹世叔妻來往官掖。嘗應詔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又與聞政事。牝鳴童肩矣。尚足徽管彤乎

鍾謝 矜才 傲夫

晉王渾妻鍾氏琰渾嘗共琰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對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當不啻如是參軍渾弟湛也出語亂倫如此名在列女傳何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明有才辨初適凝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婦人自矜其才知以傲睨其夫而亦以列女稱君子曰漢列女之有蔡琰晉列女之有鍾謝列女之辱也

翟素烈女

朱育諭女曰永寧翟素遭寇刼賊死不汚行近世之事尚在耳目按列女傳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殺素自吳改上虞爲始寧又分始寧爲永寧則素者疑亦吾虞之閨秀與足配曹娥朱娥包婦矣

鄭婦不愧衾影

唐堅正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爲鄭濂妻踰年濂死夜忽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熏飾垢面塵

膺自是不復夢矣。按此聖賢之學。夜驗諸夢寐者李也能之。豈特縞衣綦巾之所難乎。春秋晉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欲與之肆情。曰亡人焉。婦人曰。墓門雖亡人。棘上猶有鴞。秉禮者至於畏棘上之鴞。是無所不用其畏矣。余謂墓門之婦。能戒於人之所不及見。獨行不媿影者也。節婦之操。至察於已之所不可知。獨寢不媿衾者也

宋史列女傳。有郝節娥。毛惜惜。皆娼籍。忠義傳有唐琦。衛士李震。小校閭進。隸易青。摧鋒軍。范旺。軍校

脫脫尼獨超俗見

馬進兵。真實莫謙之萬安僧皆淄流。徐道明黃冠皆他代所罕聞。於此焉效宋家三百年禮義之化忠厚之澤其入人信深矣

元脫脫尼雍吉剌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剌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以本俗制欲收妻之脫脫尼以死自誓。二子復百計求遂脫脫尼志且罵曰汝禽獸行。欲妻母耶。二子慚懼謝罪乃析居三十年。以貞操聞。按漢書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曰惡種姓之失

也。此俗不知幾千百年。雖元入主中國。仍而不改

乃有此婦

蕭家奴知才

蕭穎士傳。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赤脚長鬚。知愛才乎。益亦陸沉於人笞罵間矣。後漢郭泰嘗止陳國。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為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為長者

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頡士奴藎亦陳國童子之流而史以人微逸其名惜哉

東齋記事廣安軍俗信巫疾病不加醫藥康定中大疫壽安縣黎太君王氏家婢疫相枕籍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治之王氏不許親爲煮藥致食膳左右爭勸止之則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則不顧視後當誰使者鶴林玉露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

王義扞主受刃

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詰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婢僕然後役之其子東山啟曰大人年高且賤事何自苦如此大人曰婢僕亦人子也旦甚寒須使腹有煖氣乃堪役耳兩氏皆嬪名門生長富貴為主婦乃恩撫婢僕軫念疾苦至德已弗卹今世為人家主婦如何

王義裴度隸人也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為人所刺義扞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

十二三焉。出國史補。近世戲劇還帶記。乃稱度爲御史言事。請伐淮蔡與宰相李逢吉忤。逢吉夜遣人刺之。公僕裴旺乃效程嬰代公死。不知公自有王義事也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却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也。夫公之廉潔乃行於園丁矣。明道

○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此雖先生所使僕人。亦與其必忠信也。蓋躬行之化遠矣。傳有之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鬥。習使然也。信夫 此段令下段大快人意

女奴存孤

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

揭容孝德卓然

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授竺一通聞之惻然命保其孤昔程嬰存孤不死公孫杵臼死不必存孤此女奴倉皇危難中乃兼二人矣

元揭容揭文昭家僕也容不讀書而孝敬天出或得佳味必歸獻主次及其毋毋死遂辭主廬墓上先是容父出亡至是喪畢誓曰見吾父雖天涯我往迺刻其親像戴於首衲衣跣足無間寒暑自江而浙歷荆襄過建業直抵燕遼行丐於市歷幾歲竟

不能得人咸哀之見建昌志　按各所值有朱壽昌之不幸而復不幸不獲如朱壽昌悲夫然而嘗謂漢李善蒼頭也范史以其卓行而紀之彪名至今度其時王公傳者亍幾耳夫道之所尊豈問貴賤若客揭家僕也而其立德卓然亦足以不朽矣

女奴執燈覓火

陳子一夕大醉自外歸遽命枕家人備其需也戒篝燈宿犬以俟中夜果索飲甚急女奴已鼾睡中矣連呼之不應蹴之始矍然起提燈以往久之頗聞語刺刺而飲不至家人曰是必調嚱耶起視之則

與諸王鬬鵞爲戲。一鵞之直至五十萬錢。宋蔡京婿徽宗歲令蘇杭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

鬚有無被詿誤

漢袁紹勒兵以清宮披書誅宦官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唐盧懷貞諂事權宦或見無鬚者誤爲之禮賞從一爲州刺史時閹人用事從一每聽詞訟望見無鬚者輒加意推問何無鬚者所值乃幸不幸如此。然諂如二子亦可謂亡恥矣。又晋冉閔將殺石鑒知胡之不爲已用也躬率趙人誅胡羯無貴賤

以小人驅小人

男女少長皆斬之於是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人
生形似詿誤豈少哉

以小人馭小人必禍國何進呼董卓誅常侍崔胤召
朱全忠殺宦官是也以夷狄馭夷狄必亂國唐用
回紇擊安祿山宋和女直滅契丹是也

稱漢好自誇大

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
皇帝無恙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敬問漢皇帝無恙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
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

奴方張燈而彷彿問何以火不具飲曰亡所從得火而汝手何物也曰燈燈非火耶。再三女奴方解一笑家人大笑陳子聞之亦笑旣而曰。豈必奴哉。心之神明萬象涵焉。而不知求也。迺汎汎於末跡之壽。而遑遑於故楮之索。斯手火而隣于乞也已又何奴之訾哉於是冷然而省。勺未濡口。而酲解也

武三思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宋丁謂亦曰。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

美談二人者恬巳之為小人而盡疑古今天下之無君子此二豎當京

梁冀蔡京無人倫

漢梁冀夫婦對街為宅。宋蔡京父子分門立戶。皆人倫之奇事宋蔡卞蔡京弟以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巳不得相故並位二府時有不合又於上前互相詆訾蔡攸者京子也既權勢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讐敵

小人讒佞

吳何定邪佞為吳王皓所信任。嘗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來一犬至直數千定。唐田令孜勸僖宗

漢唐威行夷狄

金人重司馬輕蔡京

出子驗宗

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倭王亦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蠻夷好自誇大類如此

西北夷至今謂中國曰漢東南夷謂中國曰唐漢唐威行夷狄雖異代如此

金人之入洛也傳令軍中毋得驚動司馬太師家其入汴也令官索蔡太師京家姬

宋亡矣其故臣仕于元者變於夷也孀婦從人也元將亡而其故臣仕於我 朝者用夏變夷也出子

仁傑有取日功

天地生物之仁

物至小皆可用

歸宗也

女織宸極狄膻中原古今天地之大變也許文正之於元猶狄文惠之於唐與文惠有取日之功故其業顯文正有旋天之力故其用藏

蠶將浴而葉肥於桑兒方產而汁通於乳長之者與生而俱蝮蛇之地鴆烏生焉冶葛之地蕹菜繁焉制之者與毒而俱於此見天地之仁

髮至細也酉陽雜俎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客固善術以

俞跗華陀之術

亡妃為秦王病

此驗天下之物。雖小猶必有內劀皮解肌。結筋搦髓。此俞跗之術也。而俞跗能之。破背抽腹。截腸斷胃。此華陀之術也。而華陀能之

隋許智藏良醫也。秦王俊疾。召之。醫忽夢亡妃泣。既而曰。須入靈府避之。及智藏至。曰病已入心。不可為也。此事與春秋晉侯召秦醫。而夢二豎子泣類大抵亦傳會耳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三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四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后夔拊石而獸舞。伯牙鼓琴而魚喁。師曠援瑟而鶴集。子喬吹笙而鳳鳴。積至和之所感也。逄蒙撫弓而豹嗥。養由矯矢而猿哭。蒲蘆繳而鳥下。更羸控弦而鴈落。積威之所刼也

人以其技爲不祥

物有以其尤爲殃。土有以其異爲傷。人有以其技爲不祥。麝之薰也。猩之血也。象之齒也。翟之尾也。推此而物莫尤美身之災也。故曰有以其尤爲殃也。藍溪之玉也。合浦之珠也。益陽之茶也。瀘南之荔也。推此而地產殊異民之賊也。故曰有以其異爲傷也。伯喈之琴也。正平之鼓也。羊欣之書也。立本之畫也。推此而士擅絕藝人之役也。故曰有以其技爲不祥也

獸有神奇者。一名任法。性知有罪而好直。古者決訟

則命之以觸不直。其直者不觸也。有窮奇者。牛似
也。而狗聲。食禽獸。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逢姦
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嗟夫乃物性之相違有。
如是乎。世固有執憲之綱。秉法之紀。望總於鐵冠。
威雄於石室。擬而命之。以為百獸之神奇也。而性
大繆異。遇觸抵正直。則至於抽其筋而絕其髓。阿
保凶回。則為之奮其爪而舐其牙。若此其為神奇
耶。為窮奇耶。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
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

禽稱獸獸亦稱禽

二足羽曰禽。四足毛曰獸。然獸亦言禽。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亦禽也。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猩猩亦禽也。儀禮以禽作六摯。卿羔羔亦禽也。蔡邕月令問答。十二辰之禽。鼠牛虎兎馬羊猴雞狗猪龍蛇皆禽也。華陀五禽之戲。虎鹿熊猨皆禽也。禽亦言獸。周禮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羸屬羽屬鱗屬。是鳥龍蛇皆獸也。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注四獸爲軍陳。是朱鳥青龍龜蛇。皆獸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志為龍

魚有鮪鱣侶岫居每仲春始出乃浮陽北入河西灊集於龍門龍門古河津也禹鑿之兩山劃峙一水淙流其中懸下數十仞砰砰然雷也魚之思變者乃趨焉而若期望焉而若思沿波而驚沂瀑而怒俄升復沉經定倏動不勝力殫有越而直上焉龍矣於是則挾風霆曳雲雨忽然耳其不得上者則點額而還有暴腮於河壖者焉蓋歲以能去者恒百不一也能以魚還亦十不一也故善爲魚者亡志爲龍望龍門輙逝君子曰不得爲龍不失爲魚

矣夫出乎枯轍之中升斗之水攸然可以鼓鬐而況於鴻流浩浸奚之非所乎

龍首有尺木

新論云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按酉陽雜俎龍頭上有一物如愽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則謂尺水君山誤也論衡曰昇天又言尺木世俗見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昇天則又不得尺木之義

燒尾宴

唐自中宗朝大臣拜官例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至蘇

壞始罷。然燒尾莫解。近閱太平廣記三秦記。龍門山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一。初登龍門。卽有雲雨隨之。天人自後燒其尾。化爲龍矣。則義取諸此。名乖雅馴。事殊褻猥。姚宋諸公。曾沿而不革。何也

陳堯佐捕鱷魚

宋咸平中。陳堯佐判潮州。有鱷魚食人。公命捕得。鳴鼓於市。僇之。今按爾雅翼。鱷魚。南海有之。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喙三尺。長尾而利齒。虎與鹿渡水。鱷擊之皆中斷。以尾取物。如象之用鼻。往往捲取人

家畜羊豕食之亦能食人既飽浮出水上若昏醉狀土人伺其醉殺之然則公捕鱷於食人之後益亦乘其醉耳

兎有雌雄

世謂兎無雄常望月而孕按古樂府木蘭辭云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雙兎傍地走安能辨雌雄兎非無雌雄但難辨耳陶氏書曰兎祇雄毫而孕或曰兎目不瞬視雄毫而孕大抵陰陽所生無無雌雄也

鰉鱷多孕

羽有蝗一生九十九子鱗有鱷一孕生卵數百於陸

行款死石除減

地何惡醜之蕃育也

虎豹之皮不棲螻蟻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水犀角置米中雞鶩駭不敢啄置之屋中則烏鳥不敢集屋上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獺嚙食銅鐵及作褥其皮辟塵圖其形辟邪死而餘威哉

奔鯙一名瀱相傳嬾婦所化然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是死猶憤

翟雉山鳥也尾修而麗善自愛雨雪降輒棲樹杪不

下食。私忿有羅已者。然往往餓死。獸有猩猩。血冊可以染氊罽。而性嗜酒。能前知。常什伯羣行山谷間。土人設酒。又織草爲屨。連絡之。併置道周張之猩猩至。即知張者父祖姓名。大嘯曰。奴輩張我去去。已復再三四。試往共飲之。輒醉。輒羣戲。穿其屨土人逐之。輒牽連顛仆。逐者刲之。得血爲雉之死以其尾。而猩猩之死以血也。余觀猩猩以獸。羣頗能言而有知。知張者之爲我矣。迺不能自引決。旋貪濡唇之味。而卒隕身之僇禍。猩猩者豈血耶。雉

雖不免於死矣其炳幾負潔直羽族之介也在人抑據梧採薇之倫乎顧其矜美而不自戢亦可爲士之涉世不能忘已之美而沾沾自喜者之戒

陳鄭化及犬馬

宋江州義門陳兢家有羣犬一犬不至衆犬不食元浦江義民鄭文嗣家畜兩馬一馬出則一馬爲之不食

雉耿介守[illegible]

楊用修訓禽經云鶾上無尋鷂上無常雉上有丈鷃上有赤上飛而上也赤古尺字鶾鷂飛不及尋常故曰無雉鷃飛不過丈尺故曰有鷃上尺故莊子

云斥鷃斥赤尺也雉止能丈故記丈用雉傳云都城不過百雉羅璧識遺亦云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什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而未詳雉所以名丈之義陸氏埤雅謂雉性妬壟護疆飛不越分域潘安仁雉賦所謂晝墳衍以分畿者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雉計丈也又曰古者士贄雉士死制故贄雉雉以計城亦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徒然哉

魚之懷珠以日至五十年髻紫汗溢於腦則不能復

故鰓矣。鹿之戴璦。以瓜至六十年。角班涎出於口。則不能決蹄矣。兎之懷環也。以腋毛有彩色。至百五十年。轉環於腦。則形隱。人不見之矣。夫人積久養重者。亦如之也。

蚍色逐地。鷹色隨樹。茅兎必赤。混於物類。以藏形也。鷙鳥將擊。必縮首。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虎豹不外牙。噬犬不見齒。又曰。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斂翼

記舒鴈翠。舒鳧翠鷄肝。舒雁鵞也。舒鳧鴨也。翠尾後

肉。與鷄肝。皆常用之物。三者皆不宜食

匏苦不可食

匏苦瓜也。不中食。春秋晉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是也。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亦謂其不見食用於人耳。朱子注乃曰。匏瓜則係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豈他瓜能飲食乎。又一說匏瓜星名。史記四星在危南天官星占。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孔子言匏瓜繫而不食。謂虛有其名。實則無用。如詩云箕不可簸揚。斗不可挹酒漿。牽牛不可服箱也。然差鑿何晏注云。言匏瓜只繫一處者。不食故

食肉毋食馬肝

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鼈濡一處。陸佃曰。長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瓠。其匏苦

西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謂不然。固言必若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且置此義勿論。蓋帝寔是固。但難正言於君臣之際耳。曰毋食馬肝者。師古注謂馬肝有毒。食之殺人。余觀淳于意醫案。亦謂齊淳于司馬病。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甚飽。註馬肝能殺人。然戰國

荆軻嘗謂千里馬肝美燕太子丹乃殺千里馬取肝進之其後軻死不以食馬肝也論衡云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為熱也當以兒言為是史記封禪書武帝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亦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人而正韻云馬生於午禀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余謂臟氣不足食之良不能益人何至乃殺人

漢東方朔諫武帝除上林苑書南山天下之阻也其

地從汧隴以東。商領以西。厥壤肥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注鼃即蛙字。似蝦蟇。人亦取食之。則北人之食蛙古矣。後山談叢云。漢書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顔注。羔菟鼃以供祭也。周官蟈氏。鄭康成注。蟈今御所食蛙也。宋書。張暢弟收有大腹疾。醫云。當食蝦蟇。而收甚難之。暢爲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然予按昌黎集中。初有南食詩貽元十八云。蛤即是蝦蟇。同實浪異名。其餘數十種。莫不可嘆驚。又答柳柳州食蝦蟇詩云。余初

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恐染蠻夷。失平生好樂。而
君復何爲甘食此豢豹。猶較務從俗。全身始爲孝。
公與柳柳州。皆北人。南謫而難食蛙。安見前世北
人食之。南人未嘗食乎。又朱彧可談云。閩浙人食
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廣南人食蛇。市中鬻蛇
羹。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
兩股脯之。紿其族人。以爲鶉腊。既食。然後告之。由
是東南謗誚始息。又是南人食蛙。北人初不食也。
鰒魚。蚌蛤屬。生遼東金復等州。海上土人。莧以包饋

嘗有餉子京師書狀作蝦鰝意蝦是毒蛇螫人鰝
膚輒殺人不宜名魚孜遂志亦書蝦志極淺陋無
足據或疑即鮑魚家語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
臭證類本草云其臭如屍史記秦始皇道死不發
喪載屍轀輬車中用鮑魚一石亂其臭非是魚了
其適讀西漢書王莽傳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
鰒魚顏思古注海魚也音雹東漢書伏隆傳隆使
青徐等州招降張步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鰒
魚郭璞注王蒼云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

頻婆果即林檎

殻。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鰒魚。乃殊用洒然。且喜李爲此魚頌寃。無令人妄以文字形聲間疑似橫復見加。亦一快也

京師有頻婆果。余頗疑所出。無於作字閣筆。今按太平廣記。唐永徽中。魏郡臨黃王國村人王方言嘗於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埋之。及長乃林檎也。又非常美。紀王愼爲曹州刺史。有得之獻王。貢於高宗。以爲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種於苑中。西域老僧見之云。是柰也。亦名林檎。上大

重之賜王方文林郎故亦號此果爲文林果俗云頻婆果則知此果入中國所自始今南方特慳此物然宋大中祥符二年嘗詔罷韶州獻頻婆果則廣中亦嘗以充貢

竹木相靡

僧見說家云竹木相靡也頃讀呂覽審已篇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乃知其說之所自予因是驗之但木枝幹小大相亞雖違丈許無相壓之勢其小者必迴斂柯葉共而別向如揖遜狀以語老橐駝或亦未之知也始籍古人精察物理矣夫草木有生

無知其於大小強弱之間猶爾而況人不量力度德獷然主其不懼而以行於世可謂識時達變乎予以是徵矣

張曲江在西掖嘗盛譝荔枝之美於諸公因未之信乃作荔枝賦云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千里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居無何見賞於貴妃紅塵一騎千里傳送逢矣如疲人勞師何毋亦公是賦爲之先容耶宋康伯可桂

子荷花之句。而其禍致胡馬之飲江。故言不可不慎也。又按東漢書。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縣接南海。上書言狀。和帝感之。下詔省焉。則荔枝之遭逢已在漢矣。此物之命。乃與民命互相短長。咀人膏以飴口。宜仁者勿爲

癭缶

太山境百數里。居人十癭九焉。巳酉春。予行長青太安道中。叢所見皆癭癭矣。問何以故。或曰。山産葛。而根牽條引。泉流經之。飲者輒癭。其殆然耶。問冶

蒙山茶最佳

葛食之殺人。飲其流泉亦復癭耶。然呂氏春秋。輕水所多禿與癭人。博物志云。山居之民多癭。由於飲泉之下流。今荊南諸山郡東多此疾。是不必葛也。鴻烈云。險阻氣多癭。又云。頸處險而癭。亦非必飲泉故耶。丁巳余行役河南。經太行山下。見居民率癭。

凡茶茗木生。而青郡屬之。蒙山茶獨產頂石上者茗。采而乾之以入沸。色味香皆絕異殊品也。世傳楊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之句。而宋范景仁東齋紀

荀勗識勞心炊

事稱蜀茶數處，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方生，則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晁氏客語，亦稱雅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最佳，味如建品。覺不知昔詩所稱蒙山茶，配合江心水者，定是誰茶也。

世說荀勗嘗在武帝座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劉須溪批云：薪豈知勞，而炟氣亦異耶。疑之也。然春秋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

果然耶。輒則事誠有之神識術解。常在事外。豈可以恒理推也。楊升菴卮言信師曠事。以今傳荀勗事爲非。訛荀勗爲符明。且亦繆所出矣

蓴羹鹽豉

士夫間與吳人讌。必曰鹽豉。未詳所緣。按郭子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然則由來古矣。千古未下。說者謂皆吳中地名。酉陽雜俎酒食部有千里蓴。今溧陽有千里湖。産蓴多且肥美。未亦當作末。前漢地理志會稽郡屬縣有大末。或云

嘗作秫省文耳秫下即秫廢笑林吳人至京爲設食者有酪酥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因戒其子蓋謂吳人不識酥至於強食困頓如陸公又以敵鹽豉故笑其實傖然儒者腹爲唐園惟菜是盛毋使羊踏翻亦可也吳中人恒謹然不平正亦坐不知此中風味耳學士雪茶必藏党家羊羔兒酒耶

金罍山人對 附

上虞城西南偏有山踴躍潔立於烟市野水中輿雉

堞上下。老檜修篁。停雲寫霧。望之蔚然者。金罍山焉。山之崇。不覓數仞。廣以畝計者百而贏。虞四面多大山。皆障起壁絕。獨是藐焉。蓋魁父然。而山稱舊矣。志曰。漢魏伯陽氏所嘗棲真也。迨晉太康中。有於此濬井。得金罍者。故山名云。陳子者。邑人。讀書其山而樂之。狡焉將遂據而有之。因自署金罍山人。或問金罍山人。子何選於是。夫升高望遠。可以曠懷。攬幽極深。可以怡性。延金罍有一與君吾虞。故饒佳山水。諸足以稱子需矣。昔者謝公之展

翩焉猶曰疲於奔命弗之遑也而子果儻然無意乎何以蹈埳井而雄視東海與山人對曰唯唯否否誠善子之言然味之酸鹹嗜也子能爲我耶吾聞之卽境而適不在高大山曰高乎泰山高矣崑崙俯之俯崑崙者無山與是亦焉所底止如以爲皆山而已矣則嵬乎萬仞非有餘於絕頂之外儉乎一丘非有歷於容足之中故曰毫末之爲丘山也而何羨乎夫幽顯喧寂而心爲境天下非有真境也逃名者必山林濫巾竊吹者不黷乎誠虛吾

之心以遊於世則呼也可藏市也可隱郎巘丘有
卽垤之民而馬門有肥遁之吏由此觀之委順而
逍遥矣又何必攬長轡援飛甍跨穹窿之懸磴歷
幽昧之絕徑守枯乎介山發狂乎華峰而后謂之
寥朗者哉吾之讀書其山也有年矣葢私心誠慕
而樂之自是而周游天下衡足之所躋衡聯之所
及以爲未嘗有山焉者固已神恍三山而氣壓五
嶽彼會稽四明赤城雁蕩大微玄蓋之天金華寶
陀方蓬之島擊雲藪日奇絕於吳越者舉不足以

供吾之一瞬。而況百樓五癸。蘿岩蘭皐。妄有名字於吾虞者乎。是何以易吾之處乎。問者曰。固而不可徹者。子之謂矣。抑宇宙此山。子烏得晏而有之。天山之一草木。盡屬他人之籍。而子將奚攘耶。山人對曰。唯唯否否。有也者。將笥藏而楗扃耶。彼固天地之塊物矣。誠會之以心而游之以神。則過而未始留。取而孰或禁。故天地萬物而富有於吾性之內者。克如也。而獨此山也與哉。語曰。仁者樂山。有其山者也。孰謂巢由買山而稱箕山者。必巢由

其精神性術。既恒與之宜。而氣魄力量。又適與之對。故生而以其實與之。殁而人以其名配之。度其賢豪特達。感慨而登臨者。古今豈乏也耶。而曾莫與之爭。安知金罍。非之。[illegible]其韻也耶。問者曰。是亦或之然矣。藏山於澤。夜半有力者。不負而去乎。夫山人得而有之。則魏氏固窟宅於此矣。山人對曰。唯唯否否。斯亦未覩厥理也。相尚以道。不聞以力。元凱之賢。而不能與叔子爭一峴首。其道貶也。夫有對而後與之爭。儒者之道無對於天下。而神仙

者流。迺能役其游。現倚險而與吾爲斯丘也。吾
儒之說。鼓行而前。猶有儌乎。將高其督亢。縞車服
而陳乎道左。吾得有斯山者矣。問者於是墨墨不
復致辯而去。頃之。山人亦隱几就睡。夢有鬚眉皓
潔。偉衣冠者。肅而前曰。予山之靈也。甚善辱子之
不鄙予。雖然辱子矣。 揄人者兼其虐。予毋迺宅
日馳予以當途。而遺予以空山。與則厚顏蒙耻。瞋
膽而怒目者。詎有人矣。即山之草木皆敵兵也。況
宿其不平而伺者與。山人愧其言。蹴踖未對。嬰然

就悟嘆曰非山君謂我耶儒者之道不苟爲富貴而神仙之所棄也將以覆儒而當真仙勝負之變倐然移矣然安可終然也耶廼酌于九井之水而矢之曰予它日苟貴往而不返負此山也者幸爲賦以招我不然乃移文以謝我

壻葛㬢　甥陶履中

姪孫陳志裕　孫陳志浚

陳志𤼵　陶光啓同校　陳志宸

孫壻陶崇義　陳志蒙同輯